

冊十九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一

一

K 2982-(19)

五五院
圖書部



双紅堂
小説
62(19)

品花寶鑑

第五十五回

鳳凰山下謁騷壇

翡翠巢邊尋舊家

話說琴仙出京之後。一路相思。涕零不已。十八站旱路到了王家營。渡了黃河。在清江浦南河貨店住了。寫了江船。做了旗子。製了銜牌。耽擱了三日。道翁於漕河兩院。都是相好。一概不驚動了。沒有往拜。道翁有管長隨。叫劉喜為人。老寔忠厚。四十多歲。跟隨了五六年。跟過江寧侯石翁。

品花寶鑑

第五十五回

品花寶鑑
第五十五回
鳳凰山下謁騷壇
翡翠巢邊尋舊家

太史善於烹調。如今叫他伺候琴仙。這劉喜正是箇老婆子一樣。饑則問食。寒則問衣。琴仙甚得其力。開船之後。三天到了揚州。道翁怕那些商人纏擾。要來求詩求畫。請吃酒請聽曲。便不上岸。但要等過關。只得在關口等候。是日一早。想著平山堂。要帶琴仙去逛逛。便在船上吃了早飯。叫劉喜去僱了一箇小船。從小南門沿河繞西門而去。此日。幸喜涼爽。天陰陰的。沒有太陽。琴仙看那一灣綠水。萍葉參差。兩岸習習清風。吹得羅衫。泠泠甚是有趣。行了數

里。見一箇花園。圍牆半倒。樓屋全歇。古木鴉啼。繁陰蟬噪。正是朱樓青瑣聲歌地。蔓草荒榛。瓦礫場。道翁道。這是小虹園。我當日在此與諸名士。虹橋修禊。眼見琳宮梵宇。瑤草琪花。此刻成了這箇模樣。令人可感。前面還有箇大虹園。也差不多。畧還好些。琴仙道。若論這箇園。當年只怕也與怡園彷彿。道翁道。那本來不及怡園。若能兩園相併。再連到平山堂。就比得上怡園了。過了一會。又見滿地的靈石。尚有堆得好好的幾座。其餘坍的坍倒的倒。滾滿一地。

又見幾處樓閣。有倒了一角的。有只剩幾根柱子豎著的。看了好不淒涼。過了一座石橋。上面題著虹橋兩字。那邊岸上又有箇花園。雖然畧好些。尙未倒敗。但那些洞房曲檻。當年塗澤的。想必是些青綠朱丹。如今都成了一樣顏色。是箇白慘慘的。死灰色。園中高處也望得見樓上的窗子。十二扇的。只有七八扇。還有脫了半邊。斜挂在上面。惟有樹木茂盛。密層層的。望不見天。那些鳴蟬嘶得聒耳可厭。倒過了好一會。纔過完。便又過了一座石橋。三面皆通。

著名爲蓮花橋。甚是完整。河面畧寬了些。兩岸綠柳陰中。露出幾處紅牆。梵刹來。儼然圖畫。又見有幾處酒帘飄漾。曲徑通幽。琴仙遊覽不盡。忽見前面有兩箇遊船來。琴仙舉眼望時。只見有兩箇人。光了脊梁。都是皤皤大腹。那一箇船坐著兩箇婦人。濃粧艷飾。粉黛靈靈。琴仙忽見他義父低著頭看水。把扇子遮了臉。不知何意。琴仙又見那兩箇婦人。都眼澄澄望著他。一箇還對他笑盈盈的。兩船緊挨他的船身過去。兩箇婦人越看得認真。倒像要與他說。

話一般。琴仙不好意思低了頭。望著別處。船過去時。琴仙身上忽然打來一樣東西。吃了一驚。掉在船板上。看時是一方白絹。包著些果子。道翁一笑。拾起來解開。是些枇杷。楊梅。菱藕。桃梨之類。琴仙還不知從何處打來。問道翁這包從那裏掉下來的。道翁道是那船上拋過來與你的。這到成了安仁擲菓了。琴仙方明白是兩箇婦人送給他的。臉便紅起來。道翁道這也不必管他。他既送來也是他的好意。擾了他便了。自己倒先吃了一箇枇杷。琴仙終不肯

吃。道翁道方纔這兩人是鹽商家的伙計。認得我。我怕他們見了回去講。又要來纏擾。幸他們沒有見著。船到了一處。道翁同了琴仙上去。逛了。琴仙見是箇廟。進了山門。有箇小小的園。也有闌干亭子。中間三間廳屋。寫著平湖草堂。逛了一逛。也沒有甚麼意思。便又下了船。到了平山堂。景致就好了。山腳上就是青松夾道。清風謖謖。涼浸衣衿。一磴一磴的走到山門。進去瞻謁。寶殿巍峩。曲廊繚繞。一層高似一層。四處靈石層疊。花木繁重。瑤房珠戶。不計其

數不過也是舊舊的了。還不見得狠荒涼。過了御書樓。纔穿到平山堂上來。見了歐文忠公的親筆。見有箇和尚出來。見了道翁。忙笑嘻嘻的上前施禮。問道。屈老爺幾時到的。僧人眼也望穿了。道翁一看見那和尚。有五十來歲。白淨淨高顴骨。頤下有三寸長的黑鬚。記得是箇支客。忘了他的名氏。便也拱一拱手。道。纔到。現等過關。今日晚上就要開船的。那和尚道。那裏有這樣要緊。自然盤桓幾天。便骨碌碌兩眼在琴仙面上轉了幾轉。看琴仙穿著件白

羅衫子。腳下一雙小皂靴。便知道是他的少爺。便也兩手和南琴仙也還了一揖。和尚連忙讓坐。問了道翁去向。卽叫人拿出茶來。笑嘻嘻的對著琴仙道。少爺是頭一回來。不曉得我們這裏有箇第一泉。請嚐嚐這箇第二泉。又吩咐人快將泉水泡那龍井茶來。明日你們到鎮江。就嘗第一泉。也不能勝似這箇。道翁道。那第一泉也寔在費力。往往取了出來。也不見得甚好。和尚道。你要把索子量准了。尺寸。潮長時二丈四尺五寸。潮落時一丈六尺。就設了放

到了數纜把桶蓋扯起。若沒有到泉出的地方。扯開了蓋。子江水灌滿了。泉不得進去。所以往往取出來不見好。就是沒有量準尺寸。道翁道是了。我只曉得金山腳下爲第一泉。却不曉得潮長潮落時的尺寸。故取出來仍是江水。倒辜負了這箇第一泉了。和尚道容易。明日我們擺過江去取來。吊桶是現成的。道翁道也罷了。這第二泉嘗了。也不輸似第一泉。那和尚道。屈老翁。我們想殺你了。你去年說三月內就轉來的。四月裏包七太爺。魚三老翁在這裏。

賞芍藥。看罌粟。說起你來。說三月十五鹽臺大人的壽旦。鹽務裏乾禮之外。還要做架屏。一時揚州城裏竟選不出一箇作家來。其寔翰林進士不少在這裏。他們說做得不好。只得到江寧去找侯石翁老翁。送了十二色禮。六百銀子。又請王大老爺王蒙山寫了。又是三百兩。他們說那時你老人家若來了。只消一桌酒。又快又好。連寫帶做。不消兩天工夫。豈不省事。等你不來。教他們東找人西請人。好不爲難。道翁笑道。這些商家就多花幾箇錢。也不要緊。和

品花寶鑑 第五十五回
尚對琴仙道。少爺那邊還有箇花園。請去逛逛罷。琴仙也
想逛園。不敢說。看著道翁。道翁道也好。索性逛一逛。和尚
叫人開了門。引進了園。可惜是夏天。雖然今日沒有太陽。
也是熱烘烘的。有那樹木叢雜。翳障了不透風。各處逛了
一逛。和尚又指那口井說。就是第二泉。平山堂是江南勝
地。凡各處過客到此無不遊覽。那和尚眼中男男女女也
見過幾千萬了。却沒有見過琴仙這樣美貌。倒也不是邪
心。不過那一雙滑油油的眼睛。又生在箇光頭之上。分外

覺得不好些。只管參前錯後。挨來擠去。殷殷勤勤。借著指
點景致。若遇見石徑難走地方。他便攙一把扶一扶。琴仙
的纖手。倒被他握了好幾回。琴仙心上好不恨他。臉上已
有了怒容。便對著道翁道。回去罷。恐天要下雨。和尚道不
妨。就下雨難回。做山房屋頗多。儘可下榻。道翁也恐下雨。
且聞隱隱的起雷。便也要回去了。那和尚尚要挽留。道翁
決意要走。琴仙見那開園門的幾箇人。問他劉喜要錢。劉
喜給了一百大錢。尚還嫌少。和尚喝退了。直送出山門。道

翁與琴仙下了船。仍坐船而回。只見往來遊船甚多。一去一來。也有大半天。回來船已過關。等道翁琴仙上了大船。卽打了三回鑼。抽了跳。開起船。趁著微風到了瓜州。又要過關。這瓜州地方沒有什麼逛處。道翁也無相好。明日又耽擱了半天。過了關。一日半到了江寧。在龍江關泊下。道翁憶著侯石翁。要在此與他盤桓幾日。一早帶了琴仙並劉喜。僱了箇涼篷子。由護城河搖到了旱西門。進城僱了肩輿。到鳳凰山來訪侯石翁。這箇侯石翁是箇陸地神仙。

今年已七十四歲。二十歲點了翰林。到如今已成了二十三科的老前輩。朝內已沒有他的同年。此人從三十餘歲就致仕而歸。遨遊天下三十餘年。在鳳凰山造了箇花園。極爲精雅。生平無書不讀。喜作詩文。有千秋傳世之想。當時推爲天下第一才子。但此翁年雖七十以外。而性尙風流。多情好色。粉白黛綠。姬妾滿堂。執經問字者。非但青年俊士。兼多紅粉佳人。石翁遊戲談諧。無不備至。其平生著作。當以古文爲最。而世人反重其詩名。凡得其一語褒獎。

世不寶錄 第五十五回
無不以爲榮於華衮。蓋此翁論詩專主性靈。雖婦人孺子。偶有一二佳句。便極力揄揚。故時人皆稱之爲詩佛。亦廣大法門之意。而好談格調者。亦以此輕之。道翁與琴仙到了園。叫劉喜先將名帖送進。琴仙見這箇園四面盡編。竹爲籬。種些雜樹。望著裏頭疎疎落落。有幾處亭臺院宇。甚是清曠。却無圍牆。不一會劉喜同了一人出來說請。就將肩輿抬進。琴仙在轎窗裏看時。高高下下。灣灣曲曲。有長松夾道。有修竹成林。有飛瀑如簾。有清泉作帶。有二兩

處樓臺接連。有十幾抱樹木交格。鶴羽皚皚於欄中。鹿鳴呦呦於柵內。到了一處。下了轎。走上前去。只見松石邊迎出一位老翁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不衫不履的。上前一把拉了道翁的手。把琴仙看了一看。也一把拉了他的手。拉進了三間書屋。道翁與他敘禮。命琴仙拜見。石翁問道。這位郎君與你是何瓜葛。道翁道。此是小兒石翁。呵呵。大笑道。儉腹人要充飽學。寒乞兒要粧富翁。再醮婦還想學新嫁娘。你且箇禿尾獠猴。怎麼忽然有箇小兒。難道這位

玉郎是你口裏吐出來的。道翁笑道：胡說這原是我過寄的螟蛉。石翁又笑道：原來是螟蛉，便拉住琴仙兩目注定，說道：請起請起。好箇玉郎，何物老嫗得此寧馨兒，難得難得。兩人敘了敘契濶，就高談起來。琴仙在旁聽那侯石翁聲如洪鐘，明炯炯兩隻三角眼睛，踈踈兩撇白髭鬚，縱橫舌辯，口似懸河，聽得他將些疑難的經典來問道翁，說經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史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子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漢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却見道翁一

一的回答出來。石翁不住點頭，後來見道翁也問了他幾種書，石翁也答得明明白白，兩人又對駁了一會，各自撫掌大笑。石翁卽吩咐家人備出飯來，石翁是不飲酒的，拿出來陪道翁。琴仙不肯喝酒，道翁善飲，便一人自酌。石翁道：我勸你也不必做官了，雖然得了別駕，究也難展驥足，你的相知也儘多，難道捨了這六品前程，竟沒有飯吃麼？道翁歎道：我並非老馬戀棧，但也有箇難處，你曉得我數十年來，非特依然故我，反成了箇子身，還是立錐無地，我

若有你這樣仙才濃福自然也會安享了。正是命官磨蠍。無可如何。石翁道。仗文章也儘可自豪。何必手板在身。浮沉宦海。依我殊可不必。或身依蓮幕。或遨遊名山。豈不自由自在。道翁道。你不見湯臨川與梅國楨的回書。說少與諸公比肩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僕少未立朝。老屈下位。豈能再作依人之想。况綵筆已還。枯腸難索。虛名有限。大敵恒多。養由基如一矢不中。毀者交集。我甚畏之。自今以後。將焚棄筆硯。善刀而藏。不作身後虛名之想。浮沉於

半刺間。以終老是身足矣。石翁也太息了幾聲。又問道。王質夫。劉敬之。都好麼。道翁道。甚好。我見他們一班的後人。個箇都是佳品。石翁道。都好麼。道翁道。第一是梅鐵庵的令郎。名子玉。號庠香。竟是人中鸞鳳。今年若考宏詞。是必中的。石翁笑道。宏詞科也沒有什麼稀奇。熟讀事類賦三部。就取得中宏詞。道翁道。這是你老先生沒有考上。所以題起你的牢騷來。石翁道。這也不然。我倒是公論。那梅鐵庵的令郎。怎麼好呢。道翁道。第一相貌就好。溫然如玉。學

問各樣全的。石翁笑道：「相貌好了，自然心地靈慧。這是一定的。還有好的呢。」道翁把那幾箇名士一一說了。石翁道：「今年點狀元的那箇田君，他的父親也算我的門生，中了進士就不在了。他的母舅張桐孫也與我相好。這徐公子自然不用講了。曉山相公可爲善人，裕後。」道翁將怡園諸人分題的對子念與石翁，也贊了幾聯，說道：「倒不料一班小孩子居然能這樣，真是英雄出少年。我輩老頭兒倒要退避三舍了。」道翁又將那篇序文念了。石翁贊了兩聲道：

竟是一篇唐文。宋人四六無此謹嚴，但其中有兩句還要斟酌斟酌。道翁道：「就請教那兩句呢？」石翁道：「琉璃研匣，翡翠筆牀，是用玉臺序。但他一濃一淡，相間成文，便入古格。他是琉璃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此等句倒好。你換了置鵠眼之端溪，卧鼠鬚之湘管，此調便入時格。篇中雖有麗句，卻帶古艷，惟此二語稍時，不稱通篇也。只要點去鵠眼鼠鬚四字，就救轉來了。琉璃研匣，常置端溪，翡翠筆牀，時安湘管，便是六朝句法。老弟以爲何如？」道翁

道真一字之師。敢不拜服。道翁又飲了幾杯酒。道老兄近來詩力益肆。正如潯陽九派。泛濫橫溢。弟傾心已久。但閣下之詩。無論遊戲之言也。入全稿似乎不可。何不分爲內集外集。石翁道。遊戲之言。頗得天趣。三百篇不廢。桑中溱洵。何以聖人當日刪詩。也不另編一集呢。道翁道。此是存本國土風。且寓懲創。讀詩者之逸志。若以吾兄現身說法。似以逸志爲正音。以遊戲爲風雅。譬如羣仙齊集於王母瑤池。而曲巷青樓之妖婢。連袂而來。且得與彩鸞雙成。並

坐其間。無目者以爲同一麗姝。而識者則旣灌而往。已不欲觀。且有妨於名教之作。尤宜割愛。兄如趙飛燕。卓文君。風流太過。固不肯爲小節所拘。但身後之名。權在人口。吾兄豈不自知。特以才華倜儻。厭作繩墨中生計耳。石翁道。敬佩良箴。自後必爲留心。以贖前咎。忽然看看琴仙說道。瓊枝太艷。又笑道。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琴仙聽了。說他淨。正是合著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兩句。石翁聽了。始

不爲異。忽然悟了。說道：可惡！可惡！道翁也笑。石翁道：你送我副對子。要說得真切。不要那隔靴搔痒的話。道翁念道：天下詞人皆後輩。石翁大笑道：當不起。但馬齒加長也還說得去。道翁笑道：下聯倒難對呢。又說道：此地有箇盧莫愁。借他對一對罷。盧家少婦是鄉親。石翁狂笑起來道：這箇不可。這一句倒可用作印章。作對子不好。再想付大方些的。道翁道：我又想了一副。但你又要疑心的。石翁道：你且說來。就罵我也。只要罵得切當。道翁道：腹不負我。我不

負腹。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石翁想了一想道：對子雖非是你的好心。但於我頗合。文章具在。也是共見共聞的。千秋位置自有一定。就用這一副罷。石翁見琴仙玉笋尖尖的位置。拿了把扇子。便要他的扇子看。順便拉他的手。看了一看。贊道：此子有文在手。是有夙慧的。便將他的手翻來翻去。迷離老眼看了兩回。又將自己扇子遞與琴仙。琴仙見這扇上畫得甚好。不忍釋手的看。石翁將琴仙的扇子看了一看。原來是道翁畫的梅妻鶴子圖。就拿手搨著。又談了

一同道翁要回船。石翁約他明日一早去遊玩諸名勝。道翁應了。同了琴仙。辭了石翁。仍舊坐了肩輿。由舊路出了旱西門。坐船而回。天已晚了。琴仙在路上始知換了扇子。心中甚悔。回船告知道翁。道翁道。明日我還去與你換了來。就是了。過了一夜。明早石翁打發人來請道翁并琴仙。琴仙執意不去。道翁亦不强他。來人送上扇子。說昨日拿錯了。道翁接了過來。也沒有看。將昨日琴仙帶回的扇子與了他。卽帶了一箇家人。坐了來船。同了去了。琴仙出來取過自己扇子。一看。見上面題了一首詩。是。

誰詠枝高出手寒。雲郎捧研想應難。羨他野外孤飛鶴。
日傍瑤林偷眼看。

琴仙看了。有些疑心。恍記得有箇雲郎捧研的故事。細細一想。心上惱起來。欲將這扇子撕了。忽又想等義父回來。看看這種人。何必與他相好。便氣忿忿的將扇子摺過一邊。自己倒在床上發悶。忽又想起京中事來。更加悽楚。除了怡園一班名士之外。每見一箇生人。必遭戲侮。甚爲可

恨越。想越。氣不覺掉下淚來。劉喜送早飯進來。琴仙也不肯喫。劉喜見他煩悶。便攛掇他去遊玩。說道：大爺坐在船上。也悶得慌。不如進城逛逛。最好逛的是莫愁湖。秦淮河。報恩寺。雨花臺。雞鳴埭。元武湖。燕子磯。小的同大爺進城散散悶。老爺總要晚上纔回。琴仙道：我不高興。怪熱的天氣。也不能走路。劉喜道：若別處還要走幾步。若到莫愁湖。秦淮河。燕子磯。一直水路坐了船去。不用走的。燕子磯我們前日走風。沒有靠船。可惜。明日就過了。開船再逛罷。今

日去逛逛秦淮河。兩邊珠圍翠繞。好不有趣呢。琴仙道：莫愁湖此去多遠。劉喜道：也不多路。就在水西門一帶。琴仙心上想起怡園扶乩。有後日莫愁湖上望蓮花香。護女郎墳之句。說他前生墳墓在此。心上便感觸起來。十分傷感。便對劉喜道：我有箇親戚的墳墓。在莫愁湖。若去逛湖。我想去祭奠一番。劉喜道：這也不難。但是沒有預備祭菜。琴仙道：不用菜。只要一杯酒。一炷香。就設了。劉喜道：那更容易了。便去叫了涼篷子。裝了一箇菓盒。帶了香酒。交代了。

夥計們小心看船。扶了琴仙過了小船。雙槳如飛的去了。琴仙見是昨日所過的那條河。也有十餘里。纔到了莫愁湖。劉喜道。我們且先逛逛。再去尋墳。便引琴仙進了觀音庵。到了裏面。見兩進重門。四面皆通。鋪設精雅。滿壁圖書。盡是名人題咏。內中見有侯石翁的詩文。又見有江西學使梅士燮一副對子。琴仙見往來遊玩的。也有士人。也有商賈。也有鄉農。也有婦女們。擺著幾張茶桌子。欄外就是滿湖的荷花。和尚便泡了兩碗茶來。劉喜請琴仙坐了他。

拏了茶碗。又到一處去坐。琴仙見那些人走來走去。只管的看他。有幾箇村裏的婦人。瓦盆大的臉。鰻魚寬的腳。凸著肚子。一件夏布衫子。漿得鐵硬。兩肩上架得空空的。口裏嚼著大甜瓜。黃瞪瞪的眼珠。也看琴仙。當是戲臺上的。張生跑下來。把箇琴仙看得好不耐煩。便叫劉喜還了茶錢。一徑走出。只見搖船的提了酒盒上前。劉喜問道。這箇墳地在什麼地方呢。琴仙道。我如何知道。要去找呢。劉喜道。是那一家。的問了姓名。方可去找。琴仙一想。亂上並未

判出姓名。便呆呆的想了一會。便說道。我也不曉得姓什麼。劉喜笑道。怎麼親戚的姓都忘了。那只好罷了。從何處找起。琴仙道。實不瞞你說。我從前請仙。凡上判出來。說我前世的墳墓在這莫愁湖上。卻沒有判出姓氏來。劉喜道。這話渺茫得狠。那知真與假呢。琴仙道。真得狠。他各樣事都判出來。劉喜不好駁他。琴仙走到湖邊。只見一湖的荷花。紅的似楊玉妃。初酣御酒。白的似趙昭儀。新浴蘭湯。中間有些採蓮船。也有幾箇小女郎。在船裏。還有些小孩子。

光著身在湖裏嬉水。琴仙暗暗的默禱道。上仙上仙。承你指示了我的前身。又沒有判出姓來。叫我身親其地。無從尋覓。殊爲恨事。怎樣顯箇靈驗出來。指點迷途。琴仙一面禱告間。望四面空地雖多。並無墳墓。忽見蓮花叢中。盪出箇小艇來。有一穿紅衣垂髻女郎。年可十四五。長眉秀頰。皓齒明眸。妙容都麗。盪將過來。琴仙諦視。以爲天仙遊戲。塵寰中安得有此麗妹。自覺形神俱俗。肅然而立。見那女郎船上。放了幾朵荷花。船頭上集著一羣翠雀。啾啾唧唧。

展翅刷翎。毫無畏人之態。琴仙心中甚異。只見那女郎雙目澄澄的。望著琴仙。琴仙也望著他。不一刻攏到岸來。那一羣翠雀。便刷的一聲。都飛向北去了。劉喜還拍一拍手。趕他。劉喜問那女郎道。湖那邊有什麼頑的地方。沒有女郎道。那邊是城牆。只有箇杜仙女墓。看蘭茗花。翡翠雀。最好頑的。方纔那一羣翠雀。就是杜仙女墓上的。他懶得飛。搭我的船過來。琴仙聽了。有箇杜仙女墓。觸動了心事。卽問道。這箇杜仙女是幾時人。那女郎道。我卻不知。只聽說

有七八十年。也是箇官家的女兒。死了。葬在這裏的。琴仙問道。何以要稱他仙女呢。那女郎道。你看這箇地方。也數得清的人家。如何有那樣華妍妙麗的女郎。見他常常的盪箇小船。在蓮花叢裏。或隱或現的人。若去趕他。就不見了。後來見那邊有箇小墳。墳周圍有許多斑竹。墳後一盤凌霄花。那盪盤得有一間屋子大了。有無數的翠雀。在裏面作窠。又有許多蘭花。奇奇怪怪。一年開到頭。人若采了。回去。就要生病。所以地方上人。見有些靈驗。便不敢作踐。

到時常去修葺修葺。也沒有牛羊去踐踏他。到初一月半。還有人過湖燒香呢。琴仙道。我也過湖看看。你肯渡我過去麼。女郎道。你就下船來。琴仙卽叫劉喜拿了酒盒并香。叫船家先回船去。下了船。那女郎盪動了槳。劉喜也拿了一枝槳。幫著他盪。女郎問琴仙道。你是那裏人。琴仙道。我本蘇州人。如今從京裏來。女郎又問道。如今要到那裏去。琴仙道。到江西去。女郎問一句。琴仙答一句。已到了湖岸。女郎道。我領你去罷。琴仙道。狠好。女郎拿了一張荷葉。

一朵荷花。領了琴仙穿過樹林。那城牆是因山爲城的。走入斑竹叢中。見兩樹馬櫻花開滿。還有幾棵紫薇木槿。果然有箇小小墳墓。幽香撲鼻。開滿了無數的蕙蘭。山腳下有一盤凌霄。纏在石上。結了一箇圓頂。綠陰陰如傘蓋一般。裏頭啾啾唧唧。翠鳥亂鳴。清風一吹。香入心骨。琴仙先倒傷心。及走到了這箇地方。翻覺塵心滌盡。誦誦欲仙。若能結廬在此。便比什麼所在都好。捫苔剔蘚的。將那墳壠看了許久。便叫劉喜從火鏟內取了火。點了香。澆了酒。將那

帶來幾樣菓子也擺在墳前。那女郎道：我來幫你。於是將荷花剝下一瓣放在墳前。滿滿斟了一花瓣酒。將那些菓子放在荷葉裏。叫劉喜將那盒子拿開。問琴仙道：你爲什麼不拜兩拜。琴仙道：我卽是他。他卽是我。那女郎笑道：這是怎麼講。好歇話。既有了你。就沒有他。既還有他。就沒有你。琴仙聽這話有些靈機。便看著女郎。女郎也看著琴仙。琴仙道：你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女郎道：我倒沒見著他。倒見著你。無緣無故的。祭他作甚。琴仙道：有箇緣故。對你講。

你也不明白。那女郎道：既不明白。也不消講了。琴仙就坐在地下。那女郎也坐在一旁。琴仙頗爲留戀。不肯就走。是那女郎催他道：可以回去了。琴仙只得起身。將那些菓子送與那女郎。女郎笑道：我不喫這些東西。既然你送我。我不受你的。又不好與你種在此處。等你將來再來看罷。在頭上拔下根簪子。在墳前掘了幾箇小坑。將那桃李蘋梨四樣種了。其餘的還裝在他盒子裏。給劉喜帶回。琴仙看了甚是詫異。女郎催促起身。遂下了船。渡過湖來。劉喜

要給他的船錢。女郎笑道：「不要不要，我不是撐渡船的。」琴仙見了，更是不解，只得作謝而別。那女郎嫣然一笑，仍盪入蓮花叢裏去了。琴仙留心望他，只見花光湖水，一片迷離，望不清楚。不知那女郎去處，只得惆悵回船。天色尚早，劉喜又要去逛秦淮河，把船盪進了西水關。到了秦淮河，果見兩邊畫樓綉幙，香氣氤氳，只見那樓上有好些妓女，或一人凭闌的，或兩三人倚肩的，或輕搖歌扇，露出那纖纖玉手的，或嘖嘖唧唧的，輕啟朱唇講話的，有妍有媸，不一。大家出來俯著首看他，又把琴仙看得好不害羞，只得埋怨劉喜不該來，急要倒轉船身回去。那兩頭又來些遊船，有些妓女們陪著些客，擠將攏來，箇箇擠眉擦眼的看他。琴仙真成了箇看殺衛玠，好容易把船擠了過去。聽得前面窗子一响，又有一箇老妓出來，見了琴仙，目不轉睛的看，又聽得他叫一聲張老保，你盪到那里住，何不同到我們這裏來。張老保看著劉喜把嘴往上扭扭，劉喜搖頭。

道同去罷。我們大爺不肯去的。那老妓還在上面招呼。張老保搖手。一徑盪了過去。出了水西關好半天。纔到大船。天已黑了。上了船。只見兩箇家人。慌慌張張的道。大爺怎麼此刻纔回。了不得了。老爺在山上跌了一交。暈了過去。救轉來。現在還哼聲不止呢。琴仙聽了。唬得一身冷汗。連忙進艙來。不知屈道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夢

侯太史假義恤孤

話說琴仙上船。聞道翁跌壞。連忙進艙看視。道翁道。此刻暑清爽些。就是半箇身子動不來。想也就好的。我已服了好些藥。你今日到何處去。琴仙便說去逛莫愁湖。有箇杜仙女墓。與仙此上說的相對。道翁也覺詫異。道。果然有這箇墳。有碑記沒有呢。琴仙道。沒有碑記。也將紅衣女子的

光景述了一遍。道翁猜是蓮花神指點。父子兩箇說了會話。琴仙又將石翁所贈的詩與道翁看了。道翁不覺動氣。因說道。此老游戲散漫。習與性成。老來還是這樣。我就素鄙其人。不過愛其才耳。將這扇子撕了罷。琴仙卽將扇子撕得粉碎。一夜無話。明早將要過關。忽然起了大頂風。走了。貓白浪滔天。把船倒打上去。一直打到了燕子磯。方纔收住。連忙拋楸打檣。加纜守風。道翁叫過琴仙來吩咐道。京中諸好友也應寫封信去。道謝道謝。我膀子疼。你替

我寫我念給你。寫行書就是了。不必盡要楷書。一面靠在靠枕上。一面念給琴仙。大同小異。寫了十幾封。又寫了好些詩。足足寫了大半天。傍晚風小了些。道翁知他寫乏了。便叫劉喜同他上岸去散散。劉喜同了琴仙到燕子磯上。逛了一逛。又到宏濟寺看了懸崖撒手處。再到了鐵索纜孤舟。名勝不一而足。直到天黑而回。琴仙想和子玉的詞。便卧在床。想了半夜。纔安。明日依然大風。不能開船。卽寫了這首詞。又寫了一封信。于外又寫了兩封。一與衆名士。

一與衆弟兄與道翁的信一處封了。道翁命家人進城交城守營加封遞寄。道翁一生於筆墨一事。耗費心血。又傷於酒。前日這一跌。已中了心。有時清楚。有時昏慣。若痰湧上來。便迷了心。連話也說不出來。兼之老年人了。大小便也不甚便。這些下人如何肯來服事。就只劉喜一人。又兼買辦料理飲食。是以琴仙徹夜無眠。在中艙伺候。偏遇了日日頂風。汪中船來來往往壞了多少。道翁自想此病未必能好。就好了。也是半身不遂之症。雖道路不多。但這箇

癱瘓人。到省去。怎樣見得上司。不如在此醫好了。再去。也不遲。主意定了。叫人進城去租公館。遂租了旱西門內一箇護國寺養病。卽搬運行李。開發船價。道翁與琴仙乘輿進了城。到了寓所。倒也乾乾淨淨的。一所客房。每月房租銀三兩。道翁與琴仙對面做房。中間空了兩間。琴仙見這四間屋子。甚是乾淨。院子裏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不見天。日後面也是箇大院子。却是草深一尺。樓下有口棺木放著。却是空的一邊。是四五間廂房。一間做了廚房。那幾

間與下人住了一邊是牆。牆上有重門通著外面。初搬進來。尚未布置妥當。箱籠堆滿一處。劉喜等先將道翁並琴仙的床帳鋪設好了。琴仙自將筆研玩意布置也。挂了些字畫。自此住在廟裏請醫調治。誰知道翁命逢陽九。歲數將終。非特不能好。倒添出別樣病來。因他一生心血用枯。素有李長吉嘔血之病。近來好了幾年。此時重又大發。一日嘔吐數次。神昏色喪。臥床不起。過了二十餘日。更加沉重。琴仙見此光景。心如油沸。日夜在神前焚香禱告。願以

身代道翁。自知不免。見琴仙如此孝心。更增傷感。設或中道棄捐。教他如何歸著。依靠誰人。想到此。淚流不已。正在悲傷之際。琴仙捧了藥碗進來。見了道翁。不敢仰視。惟淚盈盈的站在一邊。道翁叫他上來。琴仙放下藥碗。在床沿坐了。道翁執了他的手。叫了聲琴兒。便覺喉間噎住。說不出來。琴仙淚似穿珠。滴箇不住。只得把袖子掩了面。道翁又一絲半氣的。接了一句。說我害了你了。你好端端。琴仙忍住了。哭叫聲爹爹。且請保重。這年灾月晦。也是人人常

有的道翁又嘆了一聲。琴仙道：藥已煎好了，請服罷。道翁道：病已至此，還服什麼藥，可不必了。但我死後，你仍舊又歇了一會，說道：仍舊到京去。我看你心氣已定，我可放心。但我生無以為家，死無以為墓，照伍大夫以鴟夷裹屍，沉我於燕子磯下罷。切勿殯葬。琴仙聽了，肝腸寸斷，雙膝跪在床前，淚流滿面，惟雙手捧著藥碗，道翁勉強吃了一口。咳嗽一聲，又吐出許多血來。時日將暮，琴仙方寸已亂，不知怎樣，只聽栢樹上那幾箇老鴉呀呀的叫，箇不住，又

有一箇梟鳥在破樓上鼓吻弄舌，叫得琴仙毛髮森豎。時已新秋天氣，晝熱夜涼，琴仙身上發冷，到自己房裏去穿衣，走到中堂，一燈如豆，那盞小琉璃也是昏昏欲滅。窗外新月模糊，見樹邊有箇人影一閃，卽不見了。琴仙唬得打顫，連忙叫人。劉喜偏有事去了。那三箇不見箇影兒，也不知在那裏。琴仙戰兢兢的走到房中，不防床前一箇大烏黑的東西衝將出來，把琴仙一撞，哎呀一聲，栽倒在地。那東西一溜烟走了，唬得琴仙渾身發抖，停了好一回爬起

來燈又滅了。再到外頭來點了燈。重到房來見地下有箇小木蓋子。將燈一照。床前一箇大碗。翻在那里。原來劉喜見琴仙天天不能吃飯。今日將蓮子薏苡蒸了一隻一百天的大肥笋鴨子。與琴仙也只吃了幾塊。劉喜又怕那幾箇同伴要偷吃。便將蓋子蓋了。放在床下。不防那裏來了一箇大獅毛狗。聞見了香味。倒來打掃一空。還把琴仙撞了一交。琴仙穿了箇半臂。坐了一會。聽得後頭有響聲。便又叫聲張貴。不聽得答應。琴仙又不敢去看。劉喜是請大

夫沒有回來。又問了一聲是誰。也沒有答應。再聽得一聲很響。像似棺材暴起來。又像鬼叫了幾聲。琴仙好不害怕。想到佛前去求告。卻又心驚肉跳的。不敢前去。要不去心又不安。重到道翁房裏去看時。見昏昏沉沉的睡著了。便放大了胆。燒了一爐香。就在院子裏跪下。叩頭默禱。禱了三刻工夫。方纔起來。樹上落下一箇虫。在髮頂上蠕蠕的動。琴仙心慌。將袖子拂了下來。拿了香爐走進了房。方纔坐下。心上還突突的跳。忽見自己肩上有三寸來長的一

條蝮虎爬到胸前來。琴仙魂不附體，不敢用手去攆他。將半臂一抖，蝮虎又倒走了回去。那尾還在他頸上一捎。琴仙骨節酥麻，不知怎樣，只得將半臂脫了，扔在地下。那蝮虎又從頸上爬在頭上。琴仙唬得哭叫起來，却好劉喜回來了。進來見了，拿扇子打下來，一腳踏死。琴仙已唬得滿身寒毛直豎，眼淚汪汪，且徧體發燒，眼睛冒火。劉喜與他趕了蚊帳，看他床下只有一個空碗，便問道：「那鴨子呢？」琴仙道：「我不在房，一個大黑狗進來吃了。」劉喜罵了一聲。那

裏來這箇室瘟瘴的狗，我還不敢放在廚房裏。恐伙計們嘴饞來撕了幾塊去，倒請了這隻狗了。」琴仙道：「你爲何去了這半天纔回？」劉喜道：「那王大夫今日到儀徵縣去了，要耽擱三四天纔回。我只得去請了李大夫，也是箇名醫，住的遠來回有二十里路呢。」又問道：「老爺此刻怎樣？」琴仙道：「還是這樣。」劉喜道：「如果老爺有些長短，便怎樣呢？」琴仙又哭道：「如果有什麼不好，我也是死。」劉喜歎了一聲，到道翁房裏來看了一看，就到後頭去了。琴仙又到道翁的房來，

只聽得劉喜嚷道不好了。這些箱子到那裏去了。琴仙聽了慌忙出來。走到後面廂房裏看時。就剩了幾箇書畫箱。其餘搬運一空。見張貴汪升錢德的行李都沒有了。便急得發怔。目定口呆。劉喜道。奇怪。他們這三箇人那裏去了。此刻還。不回來。這門開著。豈沒有人進來的。如何是好呢。況且盤費銀子也都在箱內。老爺房內一箇小扁箱。只有幾件單紗衣服。大爺你的東西也全偷去了。你房裏那小箱子也是幾件紗衣。現在我身邊存不到二十兩銀子。適

或有起事來。這怎麼樣呢。琴仙急得沒有主意。只得說道。這事斷不可對老爺講。別急壞了他。且等張貴等回來。再作商量。琴仙與劉喜等到天明。絕無影響。方知三人偷了東西走了。琴仙却不是心疼東西。見道翁如此模樣。設有不測。則殯殮之費皆無。如何是好。便哭了半日。只剩一箇劉喜。又不能分身尋覓。忽聽得道翁叫人。琴仙急忙過去。見他歪轉半身。當他要解手。問了他搖搖頭。心上要坐起來。琴仙叫劉喜來。幫著扶起。把兩箇大靠枕靠了。背道翁

道。你們去找我那些詩文集來。琴仙忙去開了箱一部一部的搬過來。道翁問了書名。又過了目。叫留下一本近作詩文稿子。一本書畫冊。其餘都叫燒了。琴仙哭道。這些詩文著作。一生的心血在內。正可留以傳世。爲何要燒了呢。道翁道。你不知道。我沒有這些東西。我也不至今日這箇模樣。總是他誤了我。若留了他。將來是要害人的。教人學了我也與我一樣。偃蹇一生。爲造物所忌。斷斷留不得。快拿去盡行燒了。琴仙萬種傷心。十分無奈。只得到外面燒了。幾種又白藏了幾種。道翁將方纔留的詩文字畫。付與琴仙道。這箇給你作箇記念。琴仙見此光景。就要忍住哭也。忍不住了。只是掩面嗚咽。道翁又叫取筆視來。琴仙磨了墨送上。道翁要紙。琴仙又送上紙。扶正了他。劉喜搬過一張小桌。放在床前。琴仙在旁照應。道翁喘了一會。劉喜擰了手巾。與他擦了臉。漱了口。道翁執著筆。顛巍巍的一大一寫了一篇。放下。又喘了一回。眼中掉下淚來。叫一聲琴兒。我有句話吩咐你。琴仙含淚聽訓。道翁道。你雖幼

年失路。但看你立志不凡。我不須多囑。你回京後。自然舊業是不理的了。徐度香處儘可寄身。琴仙聽到此。便哭起來。不能答應。道翁又道。這箇遺言。你收好了。將來到京之後。與度香。他必有箇道理。琴仙接了過來。看是。

六月八日。偕侯石翁遊清涼山。登絕巘。爲罡風吹落。墮地。致傷腰足。歸卧不起。嘔血數斗。現寓白下蕭寺中。彌留之際。旦夕間事也。傷哉傷哉。素車無聞。青蠅誰弔。骸輕蠟脫。魂咽江湖。一坏之土。何方六尺之孤。誰托琴兒。素蒙青眼。令其來依。嗚呼。度香知我。自能慰我於九原也。殘魂不餒。當爲報德之蛇。稚子有知。亦作感恩之雀。肝胆素照。神魂可通。不盡之言。伏惟矜察。七月七日。屈本立絕筆。

琴仙看了。不覺慟倒在地。劉喜也哭了。道翁命劉喜扶起琴仙。琴仙獨自倚床而哭。道翁道。不必哭了。我累了你。殯殮之後。卽埋我於江岸。也不必等過百日。你速速進京罷。你將我的文憑。送到石翁處。託他在制台前繳了。要他與

我做篇傳人雖不足傳。但我一生之困苦艱難。也就少有的。琴仙只自掩面哭泣。不能答應。劉喜也淚落不止。滿屋中忽覺香風拂拂。道翁叫劉喜與他擦了身子。換了衣裳。桌上焚了一爐香。道翁跌跏而坐。琴仙偷眼看他。像箇不吉的光景。只見又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四句道。

一世牢騷到白頭。文章誤我不封侯。江山故國空文藻。
重過南朝感舊遊。

題罷擲筆而逝。琴仙一見又昏暈倒了。慌得劉喜神魂失

措。一面哭。一面拍醒琴仙。琴仙跪在床前。抱了道翁雙足。哭得昏而醒。醒而昏。足足哭了半天。劉喜連連解勸道。大爺事已如此。人死不能復生。料理後事要緊。這麼箇熱天。也不宜耽擱。琴仙那裏肯聽。又哭了好一會。直到淚枯聲盡。人也起不來了。劉喜扶了他起來。又拿水來與他淨了臉。琴仙纔敢仰視。只見道翁容顏帶笑。玉柱雙垂。室中餘香未散。琴仙對劉喜道。你看老爺是成了仙了。劉喜道。老爺一生正直。豈有不成仙之理。劉喜與琴仙商議道。前日

扣下船價二十兩已用了四兩還有十六兩我的箱子他們算有良心沒有拿去內中破破爛爛也可當得二三十千共湊起來五十吊錢是有的老爺的後事也只得將就辦了或者報喪之後有些分子下來也未可定但這件事怎樣的辦呢琴仙道這些事我都不知道盡要仗你費點心的了劉喜道這箇不消吩咐于是先將道翁扶下易簣之後點了香燭焚了紙錢昨日請的李大夫方來聞得死了卽忙回轉劉喜出去料理一箇人又沒有幫手棺材買

不對只得向和尚買了那一口停放在後樓的就去了二十二千大錢其餘做孝衣叫吹鼓手請僧念經僱了一箇廚子忙得不了琴仙諸事不能惟在牀前守屍痛哭水漿不入口者兩日劉喜又疼他也無空勸他入殮之後停放中堂琴仙穿了麻衣在靈幃伴宿劉喜也開鋪在一邊此時正是中元時候是箇蘭盆鬼節南京風俗處處給孤施食燒紙念經並用油紙紮了燈綵點了放在河中要照見九泉之意一日之內斷風零雨白日烏雲一刻一變古寺

中已見落葉滿階。蕭蕭瑟瑟。夜間月映紙窗。秋蟲亂叫。就是歡樂人到此。也要感慨。況多愁善哭如琴仙。再當此笑。笑顧影前路茫茫。豈不寸心如割。正是死無死法。活無活法。若死了。道翁這箇靈柩怎樣。豈不做了負恩人。若活了。請教又怎樣熬這傷心日子。數日之間。將箇如花如玉的容顏。也就變得十分憔悴了。飲食也減了。一箇來月日間。惟喝粥兩碗。不是哭就是睡。也似成了病的光景。那日晚。上酸風動魄。微雨打窗。琴仙反覆不寐。百感交并起來。在房裏走了幾步。腳下又虛飄飄的。聽得劉喜鼻息如雷。琴仙走去。看時見枕頭推在一邊。仰著面開著口。鼻孔朝天。鼾聲大振。一手摸著心坎。又見一箇耗子在他鋪上走去。聞他的鼻子。琴仙恐怕咬他。喝了一聲。耗子跳了過去。琴仙也轉身回鋪。聽得劉喜鼻子哼哼的叫了幾聲。便罵起來。忽然一搶出來。往外就跑。唬得琴仙毛骨聳然。不知何故。忙出來拉他。劉喜撞開長窗。望著大樹直奔上去。兩手抱住不放。琴仙不解其故。倒唬得呆了。停了一會。不見

響動纔大著胆走上前。見劉喜抱著樹。又在那裏打鼾。琴仙見他尙是睡著。便叫了幾聲。推了幾推。劉喜方醒過來。問道做什麼。琴仙道。你是什麼緣故。睡夢中跑出來。抱住了樹。劉喜方揉揉眼。停了一停。道。原來是夢。我方纔見張貴來。扯我的被窩。我正要捉他。問他的箱子。一趕出來。抱住了他。不想抱著了樹。又睡著了自己。也笑了一笑。琴仙又害怕又好笑。同了進來。關了窗子。劉喜倒身復睡。琴仙也只得睡下。恍恍惚惚的一會。覺自己走出寺來。見對面

有箇書鋪。招牌寫著華正昌三字。有箇老年掌櫃的。照應了他。琴仙卽進鋪內。忽聽鑼聲鏗鏗。又接著作樂之聲。回頭看時。見一對對的旌旗幡蓋。儀從紛紛。還有那金盔金甲。執刀列道。香烟成字。寶蓋蟠雲。玉女金童。華妝妙像。過了有半箇時辰。末後見一座七香寶輦。坐著一位女神。正大華容。珠瓔蔽面。看這些儀仗。並那尊神。都進寺裏去了。琴仙也跟了進去。卻不是那箇寺。寶殿巍巍。是箇極大所在。只見那些儀從人。唱名參見。後兩班排立。弓衣刀鞘。儼

似軍中威嚴可畏。琴仙躲在一棵樹後。偷望見那尊神後。站著許多侍女。宮妝艷服。手中有捧如意的。有捧中櫛的。有捧書冊的。有執扇的。只見那尊神說了幾句話。卻聽不明白。見人叢裏走出一箇童子來。約十二三歲。雖然見他清眉秀目。卻已頭角崢嶸。英姿爽颯。走上階去。長揖不拜。又見那尊神似有怒容。連連的拍案罵那童子。見那童子口裏也像分辨。兩人覺說了好一會話。然後見那尊神顏色稍和。那童子也就俯首而立。又見那尊神向右手站的

一箇侍女說了一句什麼。那侍女便入後殿。少頃捧著一箇古錦囊出來。走近童子身邊。那童子欲接不接似的。雙手將衣衿拽起。侍女把錦囊一抖。見大大小小新新舊舊五顏六色。共有百十來枝筆。一齊倒入那童子衣兜裏。見那童子謝了一聲。站了一會。尊神又與他講了好些話。那童子方徐行退下。琴仙看他一直出了廟門。心上想道。這不知是什麼地方。那箇童子好不兀傲。到了此處。還是那樣凜凜的神色。怎麼跪也不跪的。想是箇有根氣的人來。

慙不小。琴仙將要出去。只見一箇戴金幘頭穿紅袍的神人進來。仔細一看。就是他義父屈道翁。琴仙喫了一驚。心上卻不當他是死的。因爲這箇地方不敢上前相見。仍躲在樹後。見他義父上階。打了一恭。那尊神也不回禮。略把手舉了一舉。見他義父恭恭敬敬。站在一旁。那尊神問了幾句話。便聽得一聲雲板。兩邊鼓樂起來。尊神退入後殿去了。儀從亦紛紛各散。見他義父獨在階下徘徊。仰瞻殿宇。琴仙此時忽想他已身死。一陣傷心。上前牽住了衣哭。

起來見他義父也覺淒然。便安慰他道。琴兒你受苦了。也是你命裏註定的。不過百日困苦耐煩等候。自有箇好人來帶你回去。琴仙想要問他幾件事情。卻一件也想不起。就記得方纔那箇童子問道。方纔有箇童子進來。那尊神給他許多筆。始而又罵他。這童子是什麼人。道翁道。這童子前身卻不小。從六朝時轉劫到此刻。想還罵他從前的罪孽。後來是箇大作家。名傳不朽的。三十年後見他一部小小的著作。四十年後還有大著作出來。琴仙又問道。這

位尊神是何名號。道翁道：低聲便左右顧盼了一會。他指頭在琴仙掌中寫了兩字。琴仙看是殿娥二字。也不甚明白。再要問時，道翁已望外走。琴仙隨在後頭，見他出了廟門，上了馬。也有兩箇皂隸跟著道翁，把鞭梢一指道：那邊梅翰林來了。琴仙回頭一看，只見江山如畫，是燕子磯邊。自己仍在船上。道翁也不知去向。忽見一箇船靠攏來，見子玉坐在船裏，長吁短嘆。琴仙又觸起心事，欲要叫他。那船已與他的船相并。琴仙又見他船裏走出一箇美人來。

艷妝華服，與子玉並坐。琴仙細看，卻又大駭。分明就是他扮戲的裝束。面貌一毫不錯。自己又看看自己，想不出緣故來。見他二人香肩相並，嚶嚶唧唧，好不情深意密。心上看。看出氣來。忽見那美人拿了一面鏡子，他們兩人同照。聽得那美人笑吟吟的說道：一鏡分照兩人心事，不分明聽得子玉笑道：有甚不分明。琴仙心上忍耐不住，便叫了一聲。庠香好麼。那子玉毫不聽見。琴仙又叫了一聲。只聽子玉說道：今日好耳熱，不知有誰罵我。那美人忽然望見琴

仙便說道什麼人在這裏偷看人。便將鏡子望琴仙臉上擲來。琴仙一躲。落在艙裏。那邊的船也不見了。琴仙拾起鏡子來一照。見自己變了那莫愁湖裏採蓮船上的紅衣女子。心中大奇。忽又見許多人影從鏡子裏過去。就是那一般名士與一班名旦。自己忽將鏡子反過來。隱隱的有好些人映在裏面。好像是魏聘才。奚十一等類。正看時。那鏡子忽轉旋起來。光明如月。成了一顆大珠。頗覺有趣。忽然船艙外伸進一隻藍手。滿臂的鱗甲。伸開五箇大爪。把

這面鏡子搶去了。琴仙哎喲一聲。原來是夢。睜眼看時。已是日高三丈。劉喜早已起身了。琴仙起來。劉喜伺候洗臉。琴仙呆呆的想那夢。件件都記得。逼清將兩頭藏過。單將中間的夢與劉喜說了。老爺像成了神。但是位分也不甚大。劉喜道。只要成了神。就是了。想必天上也會升轉的。劉喜一會兒就送上飯來。說要到侯老爺那裏去。告訴老爺。這件事情。要他將文憑找出來。琴仙道。文憑也在那箇中箱子裏。也偷了去了。怎樣好呢。劉喜道。偷去了麼。那只好

求侯老爺與制臺講明。想人已死了。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劉喜伺候了飯。脫了孝衫。便到鳳凰山侯石翁處來。那侯石翁自從見道翁跌了這一交。甚不放心。隔了一日來找道翁的船。已不見了。當是開了船。直道他已經到任。再不料他已經身故。心上又想起琴仙見了那首詩。不知是喜是惱。想來經我品題。自然歡喜。但看他生得這般妙麗。卻冷冰冰的。少些風趣。可惜如此美男。若能收他作箇門生。足以娛此暮年。正在胡思亂想。只見劉喜進來。在地下叩

頭。石翁問道。怎麼你又回來了。不曾跟去麼。劉喜將道翁歸天之事。細細說了。又將遺言囑托。並張貴等偷去衣箱銀錢等物。並文憑也偷去了。如今少爺在寺裏守靈。連衣食將要不給起來。石翁聽了。大驚道。有這等事。我道是已經到任去了。那知道這箇光景。便也灑了幾點淚。劉喜道。此時總要求老爺想箇法子纔好。石翁道。屈老爺相好呢。儘多。但皆不在這裏。我只好寫幾封信。你去刻了訃聞。拿來我這裏發。也有些分子來。就可以辦喪事了。我與屈老

俞多年相好。況且他還有箇孤兒在此。我自然要盡力照應的官事。我明日去見制臺說。就著江上兩縣緝拿張貴等。並要行文到江西。恐他們將這文憑到江西去撞騙。也不可不防的。這些事都在我。明日還到寺裏弔奠。面見你們少爺。再商量別的事。劉喜叩謝了回來。對琴仙講了。琴仙也沒有什麼感激。明日石翁去見了制臺。說知此事。又到上元縣與劉喜補了呈子。知縣通詳了一面緝拿逃奴。一面行文到江西去了。石翁過了一口。備了一桌祭筵。一

副聯額親到寺裏來。上香奠酒。痛哭了一場。倒哭得老淚盈盈。甚爲傷感。琴仙在孝幃裏也痛哭。心上想道。此老倒也有些義氣。聽他這哭。倒也不是假的。石翁收了淚。叫自己帶來的人。挂了匾額。看了一看。歎口氣。走進孝幃。琴仙忙叩頭道謝。石翁蹲下身子。一把挽住。也就盤腿坐下。挨近了琴仙。握了琴仙的手。迷離了老眼。此時石翁如坐香草叢中。覺得一陣陣幽香。隨風攢入鼻孔。此心不醉而自醉。見他梨花似的。雖然容光減了好些。那一種叫人憐惜。

疼愛的光景也增了許多。琴仙心上不悅，身子移遠些。石翁倒要湊近些。說道：「不料賢姪遭此大故。昨日劉喜來說了方知不然。我還當往江西去了。前月初十日我到江邊見你們已開了船。誰知道有這些事。如今你心上打算怎樣。琴仙心裏狼煩，但不得回答幾句。便說道：「承老伯的厚意與先父張羅一切，甚是感激不盡。小姪的意思且守過了百天，覓塊地將先人安葬了。那時再作主意。」石翁道：「這是什麼主意。你令先尊是湖北人，汨羅江是他的祖居。」

他數代單傳，並無本家親戚。你若到那裏去，是沒有一箇人認得的。況如今又是子然一身，東西都偷光了。回湖北這箇念頭可不必起了。京裏人情勢利，況你令尊也沒有什麼至交在京裏。從來說人在人情在，不是我說。賢姪你太生得嬌柔，又在妙齡，如何受得苦。那奔走求食好不難呢。就我與你令尊是三十年文章道義之交，我不提拔你，教誰提拔你。輪也輪到我，我是義不容辭的。歇天我來接你回去。這靈柩且寄停在這裏，一兩月後，找著了地再安。

葬不遲。你且放寬了心。有我在。此決不教你無依無靠。你天姿想是極好。將來成了名。也與你令尊爭口氣。我也於湯有光的。就此定了主意。不必三心二意。琴仙見他這箇樣子。兩隻生花老眼。看定了他。口中雖說得正大光明。那神色之間。總不像箇好人心上。又氣又怕。臉已漲紅。低了頭。只不肯答應。石翁把琴仙的手握在掌中。兩手輕輕的搓了幾搓。笑迷迷的。又問道。前日扇上那首詩。看了可懂得麼。琴仙心中更氣。把手縮進。將要哭了。便要站起來走。

開石翁拉住道。且慢。還有話說。你在京裏時。認得些什麼人。琴仙想不理他。又不好。只得忍住了氣。道人也認得幾箇。石翁道。是些什麼人。琴仙道。都是一班正正經經的。倒也沒有那種假好人。徐度香梅庾香之外。還有幾人。也是名士。石翁笑道。徐度香。是曉山相國的公子。他與你相好麼。琴仙道。是。現在先君還有一封遺書與他。托他照應的。石翁笑道。了不得了。快不要去這些紈袴公子。你如何同得來的。他外面雖與你相好。心上卻不把你當作朋友。

你倒不要多心。不是我說你的年紀太小，又生得這好模樣。京城的風氣極壞，嘴貧舌薄，斷斷去不得。你去了，也要懊悔的。自然在我這裏，你令尊九泉之下也放心。你拜我作義父也好，拜我作老師也好。我又是七十多歲的人，人家還有什麼議論。且我家裏姬妾也有好幾箇，疼你的人也多。娘兒們一樣，自然有箇照應。你若要到京，這路途遙遙的路上，我就不放心。而且人要議論我，不是怎麼把箇至交的遺孤撇在腦後，也不照應。讓他獨自去了，你想這

句話我如何當得起。琴仙只當沒有聽見，灑脫了手，站得遠遠的。石翁沒趣，睜大了三角眼，瞅了他一會，又道：「我是一片好心，你倒不要錯了主意。便起身要走，琴仙只得又叩了兩箇頭，道：『小姪不認得外邊，就算謝過孝了。』石翁要扶他。琴仙已站了起來，離遠了。石翁走出窗外，當著琴仙送他，尚可說兩句。誰知琴仙竟已入幃。石翁無奈，只得走了。回去想了半日，明日著人送了一擔米、一擔炭、四兩銀來，試試琴仙的心受不受。若受了，自然慢慢的還肯到他。

家裏去。誰知琴仙執不肯受。劉喜也不敢作主。只得原物璧還。石翁甚怒。罵他不受擡舉。已後也就無顏再來。但心裏一分恨。一分愛。一分憐。終日之間。方寸交戰。作了許多詩。幸蘇州巡撫請了他去。勾留兩月。始歸。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五十七回

袁綺香酒令戲羣芳

王瓊華詩牌作盟主

話說前回書講琴仙在江寧落難。受盡悲苦。這回又要說些京中事了。此時已到了十月初旬。小春天氣。晴光和藹。百卉發榮。怡園又要熱鬧起來。且說徐子雲的夫人袁綺香。生得婉嫻柔靜。賢淑無雙。又且綉口錦心。才能咏絮。於十月初十日。請了華公子的夫人蘇浣香。田春航的夫人

浣蘭劉文澤的夫人吳紫烟。顏仲清的夫人王蓉華。梅子玉的夫人瓊華。王恂的夫人孫佩秋。此時園中菊花開滿。五色斑斕。是日晴光和藹。風不揚塵。小毛衣服都用不著。綿的儘穀了。袁綺香一早帶了十二紅婢。還有幾箇家人媳婦。先到園裏候客。那日次賢高品南湘皆迴避了。那十二紅都是十五六歲。有的已是雲鬟堆鴉。有的還是垂髻刷翠。却一樣的盈盈秋水。窄窄弓鞋。綺香夫人帶了羣婢在寶香堂伺候。今日寶香堂另是一番鋪設。一色的錦裯。

綉褥。翠幙銀屏。中間堆了七層菊花。到已初一刻。劉文澤的夫人吳紫烟先到。車進了園門。卽換肩輿。抬到寶香堂前下轎。珠圍翠繞的帶了四箇丫鬟。綺香迎接上堂。彼此見了禮。綺香笑道。今日算你早。我是辰刻過來的。紫烟道。我今天卯正就起來。昨日姐姐說要辰正畢集的。已經到了已初了。誰知這些姐姐們還沒有一箇來。綺香道。也差不多了。大約浣香來得遲些。自然先到浣蘭處同來的。家人媳婦報道。王大姑奶奶與少奶奶。梅家少奶奶齊來了。

說罷轎子已齊到堂前。姑嫂三位下了轎。一羣僕婦了鬟隨在後頭。綺香一一迎接。見瓊華打扮今日分外嬌艷。比陪新那一日更添了幾分嬌嬈。眾姊妹序齒坐下。蓉華道：我等二妹來就等了多時。只道客已到齊了。誰知蘇家二位還沒有來。綺香道：蓉妹、佩妹爲什麼不把姪兒帶來。蓉華道：孩子們怕見生人。一見就哭。所以沒有帶來。因問道：怎麼也不把姪兒、姪女帶過來。頑頑、綺香道：你姪兒感冒纔好。恐過來又冒了風。姪女我倒要帶他過來。他

不肯過來。正說話間。報道華夫人、田夫人到。只見一羣蝴蝶擁著兩朶花王出轎來。蓮步未移。香風已到。袁綺香接下臺階。蘇氏姊妹笑盈盈的上前見禮。然後與佩秋、紫烟、蓉華、瓊華都見了。各人挽著手。喜笑顏開。敘了一番。蘇氏姊妹見了瓊華。分外親愛。瓊華見了浣香、浣蘭。也十分親熱。這一班姊妹大約同是瑤池會上人。都有夙契。綺香道：今日我們眾姊妹都是通家世好。蘇家二浣、王氏、雙華。本是同胞。不用說了。我們一共七人。今日仿他竹林七賢做

箇桃園結義。大家團拜一拜。以後遇著就不許謙讓。愚姐癡長。不識衆位妹妹意下如何。衆佳人都應道。甚妙。浣香道。妹子前日就有這心。今日正打算商議這事。不料姐姐先得我心。我們今日序齒之後。以後稱呼。就照這裏的排行。可好麼。紫烟道。更好了。我與綺香姐姐都沒有親姊妹。我從前就厭人稱我爲大姑娘。如今好了。要改排行了。綺香笑道。你要改什麼行。大姑娘已改了大奶奶。你如今就想改大太太麼。說得衆人笑了。序齒袁綺香二十五歲。吳

紫烟二十三歲。孫佩秋王蓉華皆二十一歲。蘇浣香二十一歲。浣蘭十九歲。王瓊華十八歲。末綺香命了。鬢們焚了一爐百和香。鋪了一條大錦毯。七美順著年次。團團的拜了一拜。珠珞垂肩。雲裳貼地。甚是好。看。嗣後七美中稱呼綺香爲大姐。瓊華爲七妹。紫烟行二。佩秋行三。蓉華行四。浣香行五。浣蘭行六。依次而坐。瓊華對綺香道。大姐姐我們今日之來。非爲哺啜。原爲遊園。若這一坐。天又短。只怕就逛不成了。列位姐姐。心裏怎樣。綺香笑道。我不過借逛園之

名約妹妹們敘敘。若真要逛園。這五六里一片大地方。山石犖角。又難行走。况你那金蓮三寸。還不滿。如何走得來。浣蘭道。據我想要逛盡這箇園。一天也逛不到。不如到一箇極高的所在。望一望罷。浣香道。極高的所在。除非上山不可。但恐難走。紫烟道。我聽說這園裏有箇縹渺亭。是最高的。我們就到那縹渺亭上去罷。蓉華道。據我想登山。不如臨水。且聞得路路走得通的。不如坐箇船遊。他一轉望著那些景致。似乎比岸上還好些。佩秋道。說得是。又省力。若上山去。只怕也走乏了。還能遊麼。綺香道。既是這樣。我們到吟秋榭頂上去。也望得箇全景。就在那裏坐罷。於是一羣粉黛都出了寶香堂後院。到了風露清吟館那邊。下了船。主人只有七箇。那七家的丫鬟僕婦。共有四十餘人。用了十幾箇小船。一齊盪到吟秋榭來。衆佳人望著芙蓉如錦。空水澄鮮。岩岫如屏。寒林錯落。就是綺香也記不清那些地方。那十二紅婢是常過來折花摘菓的。便指點此處是什麼所在。那處是什麼所在。衆佳人目不暇給。到了

吟秋榭。將三層遊覽過了。在第二層設了筵宴。衆佳人酒量雖不算好。却也能飲幾杯。最大者爲吳紫烟。王蓉華。綺香。命紅雪。紅雲。紅玉。調絲品竹。小拍清歌。綺香道。可惜我們酒量都是有限。我新年無事。與我們老爺編了一箇酒令。行起來頗爲熱鬧。不論多少人都放得進去。浣香笑道。這麼說來。竟不是箇酒令。是箇陣圖了。綺香道。却也有陣圖在內。蓉華道。你且說這箇令是怎樣的。若要人多也不難。他們帶著這些女兵。都叫過來。也就不少了。綺香道。要

行這箇令。只好如此。我這箇令。叫做秦滅六國。又叫做六國伐秦。今天好在七人。正合秦楚齊趙韓魏燕七國。有七根。等。掣誰是誰。六國併力伐這秦國。還有小等數十根。是七國的人物。掣著那一國的就歸那一國。話未說完。喜得衆佳人眉歡眼笑。都要試這箇酒令。綺香道。我們且先點起將來。設有不合使喚的。便不中用。出去戰敗了。倒累主人罰酒。就先點自己的了。鬟點了紅香。紅玉。紅雪。紅雲。紅薇。紅蓮。紅雲。紅娟。其餘那四箇不能飲酒。浣香的十珠都

可使喚全點了。浣蘭的四箇丫鬟。只點了一箇小翠。纔十三歲。生得很好。且又靈變。又點了許三姐。瓊華的四箇丫頭。點了一箇青琴。蓉華兩箇丫頭。點了一箇秋蓮。紫烟兩箇丫頭。點了一箇侍香。佩秋兩箇丫頭。點了一箇金鳳。共二十四人。其餘都命他們代酒。綺香卽命拿過籌來。先是七人掣了。順著年齒掣去。綺香掣著秦。紫烟掣著楚。佩秋掣著燕。蓉華掣著趙。浣香掣著魏。浣蘭掣著齊。瓊華掣著韓。浣香道。姐姐你今日受了大敵了。我們六國今番併力。

定要殺你箇片甲不留。綺香道。慢說大話。少頃叫你這國投降。那國納貢。好看罷。蓉華道。我若再掣著廉頗。蘭相如。就教你不敢出崑函之外了。瓊華道。我若掣了張子房。這博浪一椎。斷不教他中箇副車。佩秋道。我掣荆軻。也不至中銅柱的。浣蘭道。我把田單的火車驅過來。看你有什麼禦敵的妙計。紫烟道。就是我國沒有勇將。若能掣著了項重瞳就好了。綺香道。且慢高興。我秦國是兵強將勇。沒有一箇弱兵待我。且先派定了人數再說。他們共二十四人。

我用六箇。你們一家用三箇。卽叫浣香的愛珠花珠過來。道你兩人到我大國來立些功業。不要在你那箇小國埋沒。愛珠花珠笑了。站了過來。綺香自己點了愛珠花珠。紅香紅玉。紅雪紅雲。浣香自己留了寶珠明珠掌珠。浣蘭留了許三姐小翠。要了荷珠。紫烟留了侍香。要了紅薇。贈珠。佩秋留了金鳳。要了紅蓮紅娟。蓉華留了秋蓮。要了紅雲。畫珠。瓊華留了青琴。要了珍珠蕊珠。分派定了。綺香叫拿七箇小籌來。先掣秦國的。愛珠掣了是白起。花珠掣的是

商君紅香掣的是韓非子。紅玉掣的是呂不韋。紅雪掣的是李斯。紅雲掣的是趙高。綺香笑道。如何。你看我們文武皆全。收過了箇。取紫烟楚國的籌來。侍香掣的是令尹子蘭。紅薇掣的是高唐神女。贈珠掣的是宋玉。紫烟笑道。完了一箇佞人。一箇夢神。一箇風流鬼。這如何打得仗來。衆佳人皆笑。也收過了。再掣佩秋的燕國小籌。金鳳掣了荆軻。紅蓮掣了田光。紅娟掣了駿馬。佩秋道。也不好。究竟是箇不祥之兆。蓉華笑道。尙未出兵。倒已先砍了兩箇腦袋。

衆人皆笑。又收過了。取蓉華的趙國來。秋蓮掣了廉頗。畫
珠掣了藺相如。紅雲掣了平原君。蓉華道。我這三根掣得
好。大可折秦國的銳氣。再掣浣香的魏國。寶珠掣了信陵
君。明珠掣了侯生。掌珠掣了醇酒婦人。大家又笑起來。綺
香道。這倒難。又算酒。又算婦人。橫豎一出馬。就叫人開心
的。掌珠道。換一根罷。紅香道。好便宜事。忙將籌拿開了。掌
珠無奈。只得捏了那根籌。臉上甚是羞愧。再掣浣蘭的
齊國。浣蘭道。我這國就掣得平常。只怕沒有什麼好籌。在

裏頭。再不能如蓉華姐姐的廉頗。藺相如的。看小翠掣一
根。已經失笑。再看三姐掣出來。大家笑得如花枝亂顫。扎
掙不住。原來小翠一根是雞鳴。三姐一根是狗盜。幸虧荷
珠掣了孟嘗君。稍可解嘲。再掣瓊華的韓國。蕊珠掣了張
子房。青琴掣了博浪椎。珍珠掣了圯上老人。瓊華笑道。我
早說的。綺香姐姐。你仔細博浪椎。荆軻七首。好不利害。就
是高唐神女。醇酒婦人。教你受用罷。紅薇道。奶奶且慢喜
歡。只怕奶奶手下也有箇笑話出來呢。綺香道。不用講。拿

出譜來。大家看時見寫道。

六國伐秦。無論秦勝秦敗。六國皆要出馬。起手以擊鼓。傳花花到誰國。卽誰國先出。國君不出戰。遣將出戰。如三勝秦。秦王領羣臣納降。跪獻酒三樽。與某國君臣賀。如某國爲秦所敗。亦君臣跪獻秦國三樽。餘皆倣此。一國如有三人。三人出馬後。無論勝敗。卽退讓他國出戰。七國羣臣各有故事可接。但係隨手掣來。前後不同。如兩人對敵。勝負後各運化本人故事飲酒。俱有詳註。查對便明。如六國先後以傳花爲次。一國諸將出馬。以擲骰爲次。數到誰則誰先出馬。

衆佳人看了笑道。今日這箇笑話。必定鬧得不少。不知誰國誰人先出。且把他們這些譜看看。是怎樣的。可有些醜態在裏頭。綺香道。都有些。且不要看。若看了。必惹得他們。這箇喜歡。那箇發氣。莫如定了人再看。於是折了枝菊花來。命小丫鬟點鼓。到了蓉華鼓已住了。蓉華笑道。我這三員勇將。正好出這箇頭陣。試試手段。秋蓮畫珠紅雲三箇。

就上來。旁邊又擺了一桌酒肴。秋蓮把兩箇骰子一擲。擲了四點。是自己已出馬。秦國的愛珠花珠紅香紅玉紅雪紅。裏也過來。愛珠把骰子一擲。擲了二點。是花珠出馬。花珠是商君。秋蓮是廉頗。綺香翻出譜來。查到廉頗名下。內有一條。廉頗如遇商君。俱係勇將。皆以搥拳爲令。如廉頗敗了。必係老年無用。一敗帶上假白鬚。再敗罰酒一大觴。三敗罰飯一碗。衆佳人看了不禁又笑。秋蓮道。姑奶奶。這廉頗也不見得好。蓉華笑道。你只要贏了。就不帶鬚子了。再

看商鞅的譜。商君足智多謀。能開阡陌。如敗後手中藏一物。叫勝家猜。猜不著。平過。猜著了。商君卽以本物飛詩一句。不能或不合本題者。罰一杯。花珠道。這還好。不甚累墜。兩人對壘起來。秋蓮看了譜。心已怯了。輸了三次。蓉姑道。好箇廉頗。頭一陣就打了敗仗。秋蓮想跑開。被愛珠花珠赶上。捉了過來。戴上假鬚。飄飄漾漾的。衆婢女把他形容箇淋漓盡致。罰了一杯酒。又盛了一碗飯。要他吃。秋蓮笑道。你們也有良心。戴上這箇東西。怎樣吃得飯來。除非要

用金鉤李鬍子法子。紅雪道。有鉤子。早就預備的。便在匣子裏找出兩箇銀鉤來。挂在秋蓮耳上。兩邊分開。佩秋想著他丈夫說的笑話。不留心說了出來。道。倒像箇蠅拂子。蓉華瞅了他一眼。道。請問這蠅拂子。是誰家的一句話。說得佩秋兩頰微紅。幸衆人不解。也過去了。秋蓮只得央求旁人代了這碗飯。便除下鬍子。指著花珠道。我看你的笑話。骰子擲了。是畫珠。畫珠是蘭相如。蓉華道。廉頗無用。要看這相如了。綺香看蘭相如的譜。如敗了三杯。俱係趙王。

代飲。蓉華笑道。畫姑娘。你須仔細些。不要喪師辱國。反累我喝酒。畫珠道。奶奶放心。看我贏他。無奈行的是猜枚令。畫珠藏了三箇瓜子。三次都被花珠猜著。畫珠好不慚愧。只得說道。這酒我自喝罷。綺香道。那不能你若徇私。是要罰三十杯的。蓉華笑道。我喝我喝。一口氣就喝了三杯。輪到了紅雯。是平原君譜上。平原君用絲繡平原。作交線之戲。平原輸了。叫人打了手。還要喝十大杯。說有酒惟澆趙州。土要他吐了。纔歇。這紅雯是酒量最小的。又兼胆小。見

了這箇令。先害怕起來。兩手匡了一條線。那十箇指頭就不住的發顫。惹得衆人又笑。他自己也笑起來。越笑越顫。綺香道。看來這箇雞爪風。更不濟事。蓉妹不如帶了他們來。跪獻三杯罷。蓉華笑道。尚可背城一戰。兩人將線交了一回。紅雯也贏了一次。只打了兩下手。喝了兩小杯。餘請旁人代了。花珠手中藏了一顆蓮子。叫紅雯猜。畫珠看見了。把腳踢一踢。紅雯的腳。紅雯不解。看著畫珠。畫珠又指著桌上一盤的蓮子。紅雯又看到隔壁去了。道是鴨掌。

便說道。鴨掌。畫珠聽了。大笑起來。紅雯害臊說道。你故意頑我。畫珠道。我頑你。花珠道。他倒不是頑你。你倒是罵我。便攤開手說道。露冷蓮房墜粉紅。紅雯對畫珠道。既是蓮子。怎麼踢我的腳。叫我如何想得出來。畫珠道。難道你裙下的不是金蓮。定要算鴨掌麼。衆佳人都笑。綺香笑向蓉華道。你三將出馬。敗了八陣。雖不算全軍覆沒。也不過一息尚存。你看譜上如九陣中。只勝一陣者。雖免跪獻之辱。也須領隊前來納降。蓉華笑道。這也不難。便斟了一杯酒。

品花寶鑑 第五十一
走到綺香面前。福了一福。綺香也還了一禮。笑而受之。那畫珠秋蓮紅雲。只得也向花珠萬福。花珠笑道。我是甲胃在身。不能還禮。畫珠罵道。你威風不要使盡了。只怕這回就要對人磕頭呢。於是又擊起鼓來。花到了紫烟住了。侍香紅薇贈珠上來。贈珠把骰子一擲。數到紅薇是高唐神女。衆人皆笑。紫烟笑道。好箇紅姑娘。高鬟大袖的。真像箇神女。紅薇臉已紅了。那邊愛珠紅玉紅香紅雲紅雪也過來。擲到愛珠。是白起。綺香道。這叫做無情遇。看譜如神女。

遇見白起。神女如何能敵。須起傾國之兵。盡出助戰。如係文臣者。行藏闡令。手中各藏一物。國君點戲一齣。如白起爲爭。神女爲旦。其餘助戰者。各肖其人定色。再查令尹子蘭爲丑。宋玉爲生。綺香命他們四人手中各藏一粒榛子。又道。你們手裏有也。使得沒有也。使得你們伸過一手來。我說的戲內中查點腳色。應到的不到罰。不應到的到也。要罰。綺香點了一齣劉唐。是單是淨。腳戲看各人手中箇箇皆有。綺香笑道。生且不應到。各罰一杯。綺香又點了一

品花寶鑑 第五十一回
齣鬧莊也是爭腳戲。生旦俱不應。到紅薇又到了。又罰一杯紅薇不服說道。這齣戲也要讓我們國王點了。紫烟道。不錯。我們上了他的當了。紫烟點了一齣生旦戲。想罰愛珠一杯。誰知愛珠是箇空手。倒將侍香罰了一杯。又擊鼓傳花。到了浣香。數寶珠出馬。浣香笑道。這是我們的福將。四公子中的魁首。看你們什麼人來抵敵罷。那邊數到了紅雪。是李斯綺香道。好箇對手。看譜信陵君是運籌點將。令就拿上一箇酒籌來。寶珠掣了一枝。看時是蠟照半籠。

金翡翠註席中帶金條脫玉釧者。飲一杯。綺香道。這一句只怕都要喝一杯。七位佳人都喝了。獨浣蘭不喝。綺香問他。浣蘭道。這杯沒有我的酒。綺香不信。拉他手看時。是一對碧霞靈做成的鐲子。衆佳人道。這真便宜了他。那二十四箇婢女不是金的。就是玉的。滿堂都喝了一杯。佩秋道。五妹好箇福將。一出來叫滿堂喝酒。紅雪掣了一枝。是玉搔頭。梟鳳雙飛註插金絲軟鳳釵者。飲一杯。紅雪四下留心。戴此釵的卻亦不少。只見愛珠與紅雲在那裏交線。頑。

耍愛珠交錯了被紅雯打了一下愛珠格格的笑把箇金絲雙鳳釵顛得亂飛紅雪斟了一杯酒上前道在這裏了愛珠道怎麼你要消酒消到外國來了紅雪道你不見你頭上麼方纔這句詩是戴雙鳳釵的酒愛珠摸一摸釵又看看衆人道吓你瞧誰不戴你偏來纏我說罷又笑浣香笑道愛珠你喝了罷難逃公道愛珠看看主人只得喝了一口紅雪還要他喝酒愛珠把紅雪一推半杯酒也翻去了綺香笑道這愛兒真是可見不枉這箇愛字寶珠又掣

了一根籌是輕斂翠蛾呈皓齒寶珠四下一望道有了我來敬我們侍香妹妹你看雙蛾顰蹙皓齒微呈不是西子捧心的模樣麼侍香不肯被寶珠捏著鼻子一灌侍香一笑噴了寶珠一身衆佳人皆笑綺香道寶了頭了不得真是箇勇將紅雪又掣了一枝是暗中惟覺睡鞋香說道這句倒難綺香道你一箇箇聞去是誰香的就叫他喝酒紅雪笑道若要聞那就便笑了不說又說道我知道了我來敬箇人便斟了一杯來敬紅薇紅薇道難道你真聞過我

的腳麼。這奇不奇。無緣無故的來纏人。紅雪道。我雖沒有聞過你的腳。但常見你用松子粉漿纏足帶。不是香的。紅薇被他說著了。兩頰通紅。只得喝了一杯。寶珠又掣了一枝。是十指纖纖。玉笋紅。看來看去。就是箇小翠指甲。尙是紅的。要他喝了一杯。紅雪掣了一枝。是天賜胭脂。一抹腮。看紅雲喝了兩杯酒。兩頰尙是紅的。也逼他喝了一杯。重擲骰子。數到明珠。是侯生。是箇頂針續麻令。李斯輸了。喝酒。侯生輸了。要喝醬油。明珠道。這箇醬油。倒有些難喝呢。

花珠低低說道。喫杯醋罷。比醬油還好些。衆佳人聽了。忍不住笑。明珠也不理他。說道。十月之交。紅雪道。交交黃鳥。明珠道。鳥鳴嚶嚶。紅雪道。嚶其鳴矣。明珠道。請教這箇字。怎樣接。這不是難人。罰了紅雪一杯。喝了。說道。我換一箇已字罷。卽道。已焉哉。明珠道。又要罰。紅雪道。你單念過一部詩經。沒有念過別的經書。就說沒有哉字的起頭。明珠不服。紅雪道。你喝一杯醬油。我說給你。明珠如何肯服。只是嘴強。紅雪道。你接不上來。怎麼不要喝這醬油呢。惹

得衆人皆笑。明珠道：你若造一句，我就聽不出。還有奶奶們聽得出來。你如哄我，喝了醬油。若說不出來，你要喫我的唾沫的。紅雪道：是你喝罷。明珠賭著氣，真喫了一口醬油。紅雪笑道：書經上惟二月哉生魄。哉生明。哉字可作起句。怎麼說沒有哉字起句呢。衆佳人笑道：這卻說得是。綺香笑道：這唾沫可以免了。後又換字頂了幾句。紅雪輸了一杯。輪到掌珠是醇酒。婦人令是擲色。若輸了，跪請本國上與敵國王出令。掌珠擲了么二三。紅雪擲了四五六。掌珠跪在浣香面前，求救出令。把箇華夫人笑得不止。便道：出什麼令呢。便對綺香道：我有一箇集詞牌成韻的兩句三字，一句七字，要湊拍，便念道：

宴清都。清平樂。八聲甘州。金縷曲。

姐姐也照樣說一箇。綺香道：這箇倒難。詞牌我也不甚熟。比不得你是長填詞的。這倒被你難倒了。我喝一杯罷。浣香道：姐姐不要謙。請說來。綺香想了一想，也念道：

高陽臺。尉遲杯。貂裘煥酒醉蓬萊。

浣香道。拜服拜服。姐姐說得這樣湊拍。還說不熟呢。那五位佳人都贊道。兩人都說得好。我們公賀一杯。爲兩盟主壽。再請多說幾箇。大家聽聽。浣香道。就是七箇字的難奏些。只怕也沒有多少呢。又念道。

長相思。十二時。燭影搖紅玉漏遲。

綺香道。這箇更好。便也念道。

殢人嬌。繫裙腰。鳳凰臺上憶吹簫。

衆佳人贊道。妙極。這兩副比前更好了。詞牌中七字的。就

這一句。被綺香姐說著了。浣香道。實在繡口錦心。令人拜倒。又念道。

少年遊。過秦樓。西江月。明月棹孤舟。

下句換了八箇字。綺香又想了一想。也念道。

紅娘子。錦帳春。如夢令。巫山一段雲。

衆佳人稱贊不已。叫滿堂都賀一杯。於是又擊鼓傳花。傳到佩秋。的燕國。數骰子是金鳳出馬。爲荆軻。那邊數到了紅玉。是呂不韋。荆軻行的是投壺令。浣蘭道。這令大約沒

有笑話了。金鳳投了一枝蘇秦背劍。紅玉投了一枝姜公釣魚。那兩枝都沒有中。各人飲了兩杯。轉到紅蓮的田光出來。是箇啞口令。各出一指。如大指爲金。食指爲木。中指爲土。無名指爲水。小指爲火。譬如一箇出大指。一箇出食指。便是金剋木。大指贏。食指輸了。一箇出大指。一箇出小指。是火剋金。小指贏。大指輸了。這三婢出得甚快。有輸有贏。再換紅娟的駿馬上來。看譜是馬弔譜。大指爲賞。中指爲肩。小指爲極。食指爲百子。無名指不用。可用兩手齊出。

如此出二指。彼出一指。成了色樣。是歸出二指家。出一指者。照賀例賀酒。如彼出兩手三指。此出一手二指。成了色樣。是歸出兩手家。總以少數湊成多數。餘皆做此所賀之酒。數多則通場分喝。蓉華道。這箇酒了不得。若照賀例喝酒。譬如要一百賀的。難道也賀一百杯不成。綺香道。一百杯也不多。我們現在有三十餘人。一家不過分得三杯酒。怕什麼。紅娟道。這箇馬弔色樣。我記不清楚。奶奶須與我記著。浣香應了。紅娟出了一箇食指。一箇小指。紅玉偏偏

出。了。一。箇。小。指。剛。剛。奏。成。一。百。兩。極。是。箇。雙。尾。蝠。浣。香。道。這。箇。就。六。十。賀。綺。香。道。這。倒。好。叫。通。場。伺。候。的。都。喝。一。杯。紅。玉。兩。手。齊。出。是。一。箇。食。指。兩。箇。小。指。紅。娟。出。了。一。箇。小。指。是。一。百。三。極。奏。成。了。玉。鯽。魚。背。又。是。一。百。賀。佩。秋。道。這。酒。寔。在。消。得。多。不。論。多。少。總。通。場。一。杯。罷。於。是。又。通。賀。了。一。杯。紅。娟。出。了。兩。箇。大。指。一。箇。食。指。紅。玉。出。了。一。箇。大。指。又。湊。成。了。三。賞。一。百。是。箇。花。兒。肚。是。十。二。賀。綺。香。等。各。飲。一。杯。紅。玉。飲。了。兩。杯。紅。娟。飲。了。三。杯。這。一。回。通。計。喝。了。一。

百。七。十。二。杯。酒。於。是。傳。花。又。傳。到。浣。蘭。點。將。出。馬。是。荷。珠。孟。嘗。君。那。邊。點。了。紅。囊。的。趙。高。浣。香。笑。道。趙。高。如。何。是。孟。嘗。君。的。對。手。且。看。譜。來。孟。嘗。君。是。食。客。三。千。令。兩。人。用。骰。子。六。顆。對。擲。如。遇。紅。遇。么。者。出。錢。投。於。盆。內。六。紅。卽。投。六。錢。兩。紅。兩。么。卽。投。四。錢。無。紅。無。么。卽。贏。此。錢。如。孟。嘗。君。贏。了。問。那。人。你。有。的。是。什。麼。沒。有。的。是。什。麼。要。的。是。什。麼。不。要。的。是。什。麼。那。人。每。件。說。一。句。唐。詩。說。得。好。免。飲。說。得。不。好。與。不。能。說。者。罰。酒。如。孟。嘗。君。輸。了。人。也。照。樣。問。他。紅。囊。

與荷珠擲了一會紅囊輸了。荷珠問道。你有的是什麼。紅囊道我有的是。

繡檀迴枕玉雕鏤。

荷珠又問道。你沒有的是什麼。紅囊道。我沒有的是。

珍簞新鋪翡翠樓。

荷珠又問道。你要的是什麼。紅囊道。我要的是。

紅珠斗帳櫻桃熟。

荷珠道。你不要的呢。紅囊道。我不要的是。

春入眉心兩點愁。

衆佳人都贊道。說得好。浣香對綺香道。姐姐足見你強將手下無弱兵。你的婢女都是這樣繡口錦心。真令人羨慕之至。綺香道。他們雖然記得幾句詩。然那裏及得尊婢們。般般皆會。荷珠聽他主人稱贊紅囊。心中有些不服。便說道。這四句卻說得好。但忘了你是趙高一箇老公。也配用這些東西。卽笑說道。

你有的是。細草春香小洞幽。

你沒有的是嬌。嬌意緒不勝羞。

你要的是鴛鴦帳下香猶暖。

你不要的是嫁得蕭郎愛遠遊。

浣香聽了笑罵荷珠道。荷兒怎麼這般輕薄。綺香正笑著。尚未開口。紅雲氣極要打起荷珠來。荷珠再四的陪禮。羣珠又與他央求。紅雲方纔饒他。衆佳人笑道。荷姑娘這幾句太刻薄。幸遇著人多。不然是挨定雲姑娘的打。到了小翠的雞鳴來了。小翠上來就有些發怯。看譜是接牌令。兩

人將骨牌對接。么頭對么。二頭接二。接死了罰酒。小翠暗喜。兩人就在地下接起來。小翠接死了三次。便發急起來。不知道要怎樣奈何他。綺香道。今番有好令來了。把譜一番。是雞鳴出關。三杯酒都要裝著雞啼。從板凳下鑽過去。鑽過來三次。衆佳人掩口胡盧。小翠聽了這箇倒投其所好。毫不爲難。便咪咪州州的學起雞叫來。學了幾聲。卽從凳下鑽了三次。惹得衆人大笑。浣蘭道。姐姐你好心。故意點他來作笑話。綺香笑道。這是他自己掣著的。你倒別笑。

他若不是他別人也不能鑽得這麼靈便。小翠鑽完了頭上歪著箇偏髻。嘻嘻的對著浣蘭笑。浣蘭瞪了他一箇白眼道。你還樂得狠呢。酒是三姐代喝了。到了三姐上前。紅雲口裏作呼狗聲。三姐道。你運氣好。別要贏我。你若贏了我。我真咬你一口。翻出譜來。是五毒令。大指爲蝦蟆。食指爲蛇。中指爲蜈蚣。無名指爲蝎虎。小指爲蜘蛛。分勝負是蜘蛛。喫蝎虎。蝎虎喫蜈蚣。蜈蚣喫蛇。蛇喫蝦蟆。蝦蟆喫蜘蛛。兩人就猜起來。三姐想道。他若料我出蜘蛛。他就出蝦

蟆。我不如出蛇。誰知紅雲出了蜈蚣。三姐輸了。便道。我例想喝酒。紅雲笑道。你看看譜來喝。綺香笑對浣蘭道。妹妹你手下那些雞鳴狗盜。怎麼好又要作出好模樣來。了浣蘭氣忿忿的道。罷了罷了。今日教姐姐的威風施盡。我祇好慢慢的報仇。將來掣著了西楚霸王。鉅鹿一戰。纔消得這口氣呢。衆佳人笑道。還有一箇韓國在那裏。兵書尙未出來。只好盼他打勝仗了。看三姐的令譜。頭一杯要裝狗叫三聲。第二三杯要伏在地下。爬兩步作狗叫三聲。三姐

笑道。這箇令如何來得。我當狗盜是什麼東西。原來要裝狗的。我不來。說著就跑。眾佳人聽了。都笑得了不得。只見花球愛珠紅香紅玉紅雪紅雲一齊赶上圍住了。三姐說道。凭你怎樣利害。今天在我們園裏。你想走到那裏去。好好的叫了饒你。不然我們就按倒了你。剝你的皮。便七手八脚。你一捏。我一捏。三姐身上最怕捏的。被他們纏住了。便笑作一團。身似紫薇花的亂顫起來。連連求告道。不要鬧。不要鬧。我叫我叫。那六箇人還不肯信。五人圍住了。

他。一箇拿了一杯酒。要他叫了再喝。三姐寡不敵眾。只得汪汪的叫了三聲。鬧得闐然大笑。倒像百鳥齊鳴。三姐臉也紅了。紅雲還要他猜。三姐也想翻本。又猜仍舊是輸。三姐道。這回姐妹們可饒了我罷。二珠四紅如何肯依。洗蘭笑對綺香道。你這箇無道強秦。到底要怎樣。五國已給你吞食盡了。還要縱容這些豺狼虎豹去喫人。綺香笑得伏桌難應。三姐被他們圍住。毫不容情。心生一計。想道。這些騷貨。實在可惡。我今也顧不得作笑話。也叫他們作些笑。

話出來。又想頂壞是愛珠紅雪兩箇。待我頑他們一頑。便裝著笑盈盈的說道。姐妹們不要這樣。你們讓開些。我就伏在地下就是了。諸人還不信。紅雪道。我們就站開些。諒你也不能跑。三姐故意慢慢的曲著腰。伏將下去。見紅雪與愛珠都是三寸金蓮。裙邊下微露一線的鑲邊花褲。叫了一聲。眾人又笑。三姐乘其不備。一轉身把愛珠兩腳一抱。把他的褲腿望上一擄。露出雪霜似的一節小腿。三姐就學作狗叫一聲。一口咬定。兩手在腿上亂抓。把箇愛珠

唬得神號鬼叫。渾身一麻。已栽倒在地。那五箇人上來救愛珠。三姐又將紅雪腿上一口。兩手也是亂抓。四箇人見了。沒命的跑開。笑得灣著了腰。這紅雪也笑得麻倒在地。跌在愛珠身上。愛珠還當是三姐伏在他身上。要咬他。極嚷極笑的。已帶著哭聲。將要哭了。三姐掩著嘴走開。那眾佳人與眾婢女。都笑得粉黛霏霏。秋波盪淚。有墮釵的。有翻酒的。不一而足。愛珠與紅雪在地上坐了好一會。纔爬得起來。三姐還格格的笑。愛珠指著罵道。你這箇短命鬼。

你將來總教瘋狗咬一口。肚裏生出小狗子來。紅雪道。不要將來只怕出門就教狗咬的。三姐笑道。誰教你們太作惡了。我還容情他們四箇跑得快。不然叫你一窩子六箇滾在一堆。那六箇人我一句。你一句。把三姐罵了好一會。衆佳人方纔笑完。紫烟一人尙有餘笑。綺香對浣蘭道。妹妹你這箇三姐真好。我拿箇丫鬟與你換了罷。浣蘭道。姐姐要他作什麼。他是祇會裝狗的。紫烟笑道。姐姐你招集這些亡命作甚。你真作秦始皇麼。大家又笑起來。瓊華道。

我來滅秦了。他們也祇有一箇韓非子。祇懂刑名。不懂兵法的。數到蕊珠出馬。是張良。是金門射策令。自己先出一句成語爲題。將三箇骰子擺出句中之意。將杯子蓋了。叫那人也擺。擺出來相同的不論。如擺出來不同。請中人評論優劣。劣者罰酒。蕊珠將三箇骰子擺了。將茶杯蓋好。又將三箇骰子遞與紅香道。你擺九重春色醉仙桃。這一句。紅香想了一想。擺了一箇三。一箇六。一箇四。說道。三六是九重。四卽算仙桃。不知對不對。蕊珠揭開杯子是對的。蕊

珠又擺了一句。是十三箏柱雁行斜。紅香想了一想。擺了兩箇五。一箇三。蕊珠也說對了。又擺了一句。說道。詞源倒流三峽水。紅香想了一會。想不出箇理來。便擺了三箇三。問道。是不是。蕊珠道。不是。揭開杯子。是三箇四。紅香拍手道。妙極。這纔是倒流。我竟想不到。我罰酒就是了。看韓非子罰酒的譜。是作法自斃。輕則黥面。重則刖足。蕊珠道。取筆研來塗臉。紅香道。姐姐饒了我罷。塗了臉。又要擦臉。費事得狠。我情願跪了。喝一杯罷。蕊珠將要容情。倒是珍珠

不肯說道。我還要與他來呢。一箇容子情。箇箇要容情了。便把筆在紅香臉上畫了一箇眼鏡。惹得滿堂又笑起來。紅香好不有氣。喝了一杯。忙忙的要水洗了臉。幸他倒是不擦粉的。不然便將脂粉洗去了。氣忿忿的擡著手。向珍珠道。你先來。你先來。你若輸了。求人討饒。便不算人。只算是狗。珍珠笑道。我怕你討饒。也算好漢麼。看譜上。圪上老人的令。是盤象棋譜。名爲八陣圖。圪上老人下紅子。珍珠象棋下得雖好。譜卻不熟。偏偏遇著紅香。是愛打棋譜的。

珍珠十分用心無柰未得其妙。幾著變化就迷住了。看看要輸。寶珠要指點他。紅香道。誰教了。就算誰輸。要照樣罰酒。瓊華心甚著急。又不好教。看紅香把他一箇挂角將。就將死了。紅香笑道。今番得了。查圯上老人的譜。是脫鞋置酒。徧敬席上。珍珠見了。說道。這箇斷斷使不得。怪贖的東西。那是什麼樣兒。紅香道。不妨的。便要來脫他的鞋。珍珠一跑。不防紅雪在旁暗中把腳一勾。珍珠跌了一交。被紅香上前接住。脫了他一隻鞋下來。珍珠急得滿臉飛紅。一

手拉住。紅香要奪回。不料紅雪把鞋接了過去。正要裝酒。不防又被花球一手搶了。扔與珍珠。惹得大家笑箇不住。珍珠著了鞋。捆上帶子起來。將紅香擰了兩把。這一關也就算了。只剩了一箇青琴。是博浪椎。譜上是打搗。有悶雷。劈雷。是打秦國通國中人馬。瓊華道。就要看這一將成功了。蓉華道。琴兒你須與主人爭箇臉。青琴笑道。我這椎是要椎椎打中的。浣蘭道。你若贏了他們。非但與你主人爭氣。且與我等報仇。浣香道。這悶雷劈雷是可以亂打的你。

也不必容情。連他們的國王也可打得的。佩秋道。你若像了秋蓮的廉頗。就不好了。紫烟道。也不要像我們荆軻的七首。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笑。綺香笑道。諒此孤軍深入重地。焉有生還之理。便命六人一齊上前。與青琴對敵。說也奇怪。被青琴一頓悶雷劈雷。將二珠四紅。打得箇箇心驚胆怯。瓊華好不得意。只管點頭微笑。說道。一將功成萬骨枯。衆佳人齊聲稱賀。綺香笑道。這還了得。你是箇頂小的。小妹妹。公然欺侮大姐姐來。這般可惡。你敢與我對敵麼。

那五箇佳人同聲說道。這有什麼不敢。如果七妹胆怯。我們一齊相幫。瓊華笑道。妹子願避三舍。如必不獲命。也祇可秣馬厲兵。與姐姐周旋。綺香笑道。衆志成城。堅不可破。我讓了你罷。看青琴這打插。已贏得不少。愛珠花珠紅香紅玉紅雪紅雲都喝了許多酒。浣香見天色已晚。便要進城。浣蘭要留他。浣香不肯。定要回去。綺香見太陽已落。也不好挽留。只得先送了浣香。便說道。你們是不要緊。又不趕城。到三更再散不遲。十珠婢收拾零星。大家都下船渡。

過了河。直送到山下。上了轎出園。眾姐妹方携著手。就近到了春風沉醉軒坐下。羣婢也都來了。煮茗清談了一會。已點上燈。紫烟要打馬吊。便拉了蓉華佩秋三人。打起蟾吊來。瓊華看見有一匣詩牌。便與綺香浣蘭三人。在一桌打了一副足足打到二更後。瓊華方成了一首七律。綺香差了一韵門不成。浣蘭牌起得不好。尙差了十數字。瓊華將牌攤出。那邊蓉華等也過來看時。只見門的是

饑別春光已半年。小春天氣最堪憐。酒分排闥縱橫策。

人比瑤池閨苑仙。任說朝朝依玉樹。終應步步讓金蓮。

彩雲明月如相妒。照澈樓臺分外鮮。

那五位佳人同聲贊道。這首詩倒像做成的。那裏像門出來的。真是字字穩當。且切今日之事。綺香又笑道。我最愛是任說朝朝依玉樹。終應步步讓金蓮這一聯。爲我輩閨閣吐氣。不然這箇園。幾成了那幾箇名旦的梨園了。蓉華道。姐姐那幾箇名旦。你見過沒有。聞得二哥天天帶他們在園裏。綺香道。若說這幾箇名旦。倒也生得狠好。我也只

見過五六箇。到年節下他們也進來賀節。不是我說。我們今日這一班人。倒有幾箇像他們。這句話就有紫烟想不出是誰。其餘皆聽得人說過。浣蘭瓊華恐綺香說出來。便不約而同的。將閑話攔住他。又看將近三更。也要各散。綺香挽留不住。只得同散。便說道。殘月未盡。妹妹們可高興。能走到園門口不能。衆佳人情願都走。一對對的手燈相照。衆姊妹你携我。我携你。一路說說笑笑。穿過了好些石門竹徑。正是衣香鬢影留餘艷。拾翠尋芳趁此時。到了園門。各自上車。在車裏又各相辭謝了幾句。方纔坐了綉幃。碾動雙輪。羣婢各登車。隨後綺香也與十二紅各上車。而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所
圖
書

